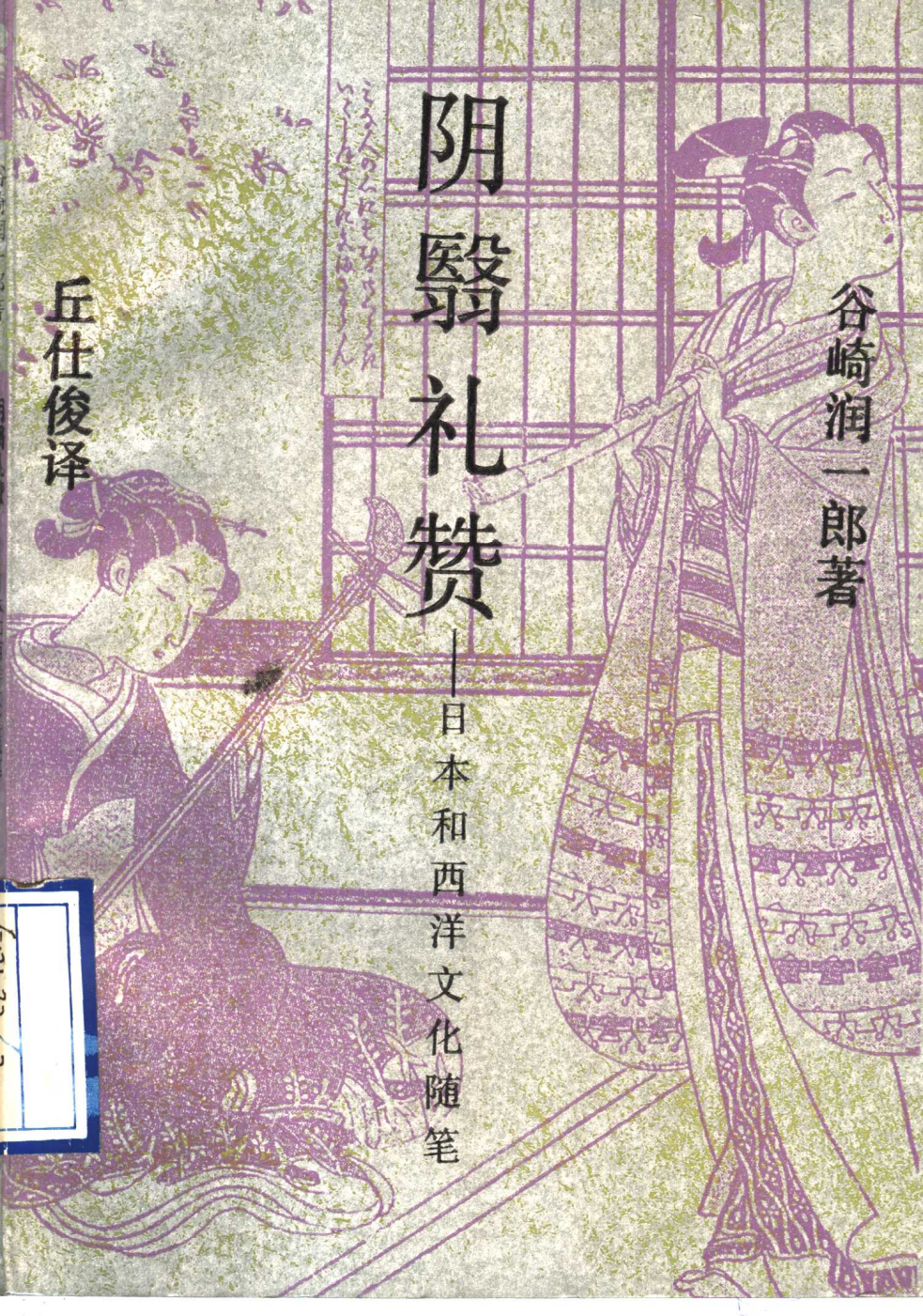


谷崎润一郎著

阴翳礼赞

——日本和西洋文化随笔

丘仕俊译



日 本 文 化 丛 书

阴翳礼赞

——日本和西洋文化随笔

谷崎润一郎著 丘仕俊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王化中

封面设计：董学军

谷崎潤一郎

陰翳礼讃

日本文化丛书

阴翳礼赞

YIN YI LI ZAN

日本和西洋文化随笔

〔日〕谷崎潤一郎 著

丘仕俊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25印张 81,000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定价4.80元

ISBN7-108-00498-4/G·83

目 录

阴翳礼赞	1
论懒惰	43
恋爱与色情	56
厌客	91
漫话旅行	101
关于厕所	125

阴翳礼赞

一

现在，那些住房讲究的人如果要修建纯日本式的房子来居住，总要煞费苦心地考虑怎样把电线、煤气、自来水等等安装好，想方设法把这些现代设备和传统的日本房间协调起来。这种风气之所以出现，大概是因为即便他们没有自己建造房屋的经验，但只要去一去游乐酒馆和日本式旅馆的房间，就会注意到那些地方还保持着传统风格的缘故。如果是那种对科学文明的恩泽置之度外，在偏僻乡村结庐而居的，自我陶醉、附庸风雅之流又另当别论。但拥有相当人口又住在城市里的家庭，无论怎样按传统的日本方式装修，总不能把现代生活所必需的取暖、照明和卫生设备一概加以排斥。因此那些爱讲究的人对于怎样安装一台电话也会大伤脑筋，或是安装在楼梯之下，或是安装在走廊一角，总之要放在不得眼的地方。此外如庭院里的电线要埋在地下，房间里的开关要藏在壁橱或小壁橱里，电线要隐蔽在屏风后面，诸如此类，煞费苦心不一而足。甚至有些人在居室装修上神经质地吹毛求疵而令人讨厌。这样的例子时有所

闻。其实象电灯之类，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与其遮遮掩掩多此一举，不如加上一个用惯了的乳白色小灯罩，让灯泡露出来，更显出自然而朴素的气氛。每当我们在旅途的黄昏时刻，从火车窗口远眺乡村风景时，看到茅草屋顶的农舍那纸糊拉窗后面，在早已过时的小灯罩下朦朦胧胧地透着灯泡的亮光，这时甚至会不由得感到无比温馨。不过说到电风扇之类的玩艺儿，无论是它的响声和模样，仍然很难和日本式的房间协调起来。如果是普通家庭，不喜欢电风扇就可以不用它，但是做买卖的人家在夏天不能只凭主人的爱好行事。偕乐园主人是我的朋友，他在建筑方面煞费苦心。他讨厌电风扇，长时期以来都不在客厅里安装它。但是每到夏季，来访的客人便叫苦连天，结果还是屈尊就驾，安上了电风扇。如同此君，前几年我也曾投入了一大笔和自己身分不相称的资金，盖了一所房子，也有过类似的体会。我在建筑材料以至家庭用具的细节上都一一讲究，于是碰到各种困难。例如拉窗，从我的嗜好来说是不喜欢安装玻璃的。但是如果完全采用纸糊，那么在采光和开关方面又有问题。后来无可奈何只好在窗户里边糊上纸，在外边装上玻璃。这一来需要双重材料，费用也增加了。即便如此，从外面看它还是一般的玻璃窗，里面是纸外面又有玻璃，仍然缺乏真正纸糊拉窗所具有的松软膨胀的感觉，真是大为扫兴。这时我才后悔，早知如此，还不如只安上玻璃就算了。如果事情出在别人身上，我也许还会嘲笑一番，但事情出在自己身上，若非有此切身的体会，我绝不会有这样的认识。近年来，市

面上出售的灯罩也是花样百出，有方形纸罩式，有纸罩灯笼式，有八角式，有烛台式，都可以和日本式房间协调使用。但我对它们都不屑一顾，仍然要到旧货商店去搜寻过去的煤油灯、常明灯和枕畔夜明灯等，把电灯泡装在里面使用。但其中最费心思的莫过于取暖用具的设计了。因为所有名叫“炉”之类的东西，没有一件的形状是和日本式房间协调一致的。况且煤气暖炉在燃烧时会发出呼呼的响声，它又没有烟囱，一启动便把人熏得头疼。在这点上电暖炉要好得多，但电暖炉的样子却叫人不敢恭维。还有一个办法是把电车上使用的发热器安装在小壁橱里，但这样一来便看不到熊熊的火焰，缺少冬天的气氛，而且也不能一家围炉取暖。为此我绞尽脑汁，造了一个农民家庭的大炉子，再把电热炉藏在里面。这样既可以用来煮开水，又可以用来取暖，除了所费昂贵以外，首先它在样式上还算是成功的。因此取暖用具方面总算顺利解决了。接下来颇费周章的是浴室和厕所。我的朋友偕乐园主人最讨厌在浴缸和淋浴处嵌上瓷砖，所以供客人使用的浴室完全是木造的。但是从经济和实用的角度来看，使用瓷砖当然要优胜得多。不过如果天花板、柱子和板壁都使用坚固的日本木料，而一部分地方却铺上华丽花哨的瓷砖，这样的浴室刚刚建造时还可以，但用了几年以后，当板壁和柱子显露出木纹，而瓷砖还是洁白光滑时，那就大煞风景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浴室还可以迁就主人的情趣而在实用性上作一些牺牲，厕所可就更麻烦了。

二

我每次到京都或奈良的寺庙并被指引到古色古香、光线昏暗、洁净无瑕的厕所时，总是对日本建筑的难能可贵抱有切肤之感。虽然日本式的茶室也很不错，但日本式的厕所更是修建得使人在精神上能够宁静休息。它必定离开母屋，设在绿树浓荫和苔色青青的隐蔽地方，有走廊相通。人们蹲在昏暗之中，在拉窗的微弱亮光映照下，沉醉在无边的冥想，或者欣赏窗外庭院的景致，此情此景，妙不可言。夏目漱石先生把每天早上如厕作为一大乐趣，他似乎是从生理的快感上说的。但是在这种快感之上，在板壁历历可数的木纹围绕中，静静地仰望蓝天绿叶，再也没有比这种日本厕所更舒适的地方了。恕我啰嗦，这里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昏暗，彻头彻尾的清洁，以及甚至可以听到嗡嗡蚊叫的静寂。我喜欢在这样的厕所里静听淅淅沥沥的雨声。特别是关东地方的厕所设有一个细长的垃圾门，可以从那里听到滴滴嗒嗒的雨点从屋檐和树叶上滴下来，在院子里石灯脚下飞溅，一面打湿石阶上的苔藓，一面渗入泥土里。这个冷冷清清的声音，就在耳边。这样的厕所实在是最适宜于倾听虫鸣、鸟啼以及赏月 and 享受四季情趣的好地方，恐怕古往今来的诗人都是在这里感受到无数题材的。我们不能不说在日本的所有建筑中最有情趣的莫过于厕所了。我们的祖先把所有事物都变成了诗一般美妙，甚至在住

宅里面最不干净的地方，也和花鸟风月结合起来，变成了雅致的场所，使我们置身于浮想联翩的环境之中。西洋人把厕所视为污秽之物，甚至忌讳在公开场合提到它。和西洋人相比，我们可以说是聪明得多，确实领会了风雅的精髓。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疵，那就是日本的厕所离开母屋，所以夜深如厕颇为不便，尤其在冬天有感冒之虞。可是正如斋藤绿雨所言：“风雅乃清冷之物。”象厕所这样的地方，只有和外面一样寒冷才会感到心情舒畅。象大酒店的西洋厕所之流，暖气袭人，实在可厌。对于喜欢建造风雅住宅的人来说，恐怕谁都会奉日本式厕所为楷模的。象寺庙那样地方宽敞、人口稀少而又打扫周到的地方，这种厕所固然很好。但是在普通人家，要经常那样保持清洁却不容易。尤其是在厕所铺上地板和席子，频频讲究礼节，那么虽然不断擦拭，最终还是免不了污秽的。结果还要铺上瓷砖，安装抽水马桶，采用净化设备，这样既卫生又省事。但这一来便和风雅以及花鸟风月完全无缘了。这种通明透亮、加以四面一色雪白的厕所，实在难以形成一种气氛使人尽情享受夏目漱石先生所说的生理快感的乐趣。当然，厕所的每个角落全都清一色的纯白，无疑是清洁无比，但再看看自己排泄物的所在，就不能这样说了。美人的肌肤不论怎样珠圆玉润，如果把臀部和臭脚裸露在别人面前，终归是失礼行为。同样的道理，在那样通明透亮的地方脱下裤子，实在丑陋不堪，尽管眼睛所及都是清洁的，可是它却会挑起人们去联想那看不到的地方。因此如厕之处，最好还是笼罩在一片朦胧昏暗

之中，究竟什么地方清洁，什么地方不清洁，也模模糊糊不了了之。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给自己盖房子时，虽然安装了净化设备，但完全不使用瓷砖，而在地上铺上樟木板，试图创造出传统的日本气氛，但最难办的还是马桶。因为众所周知抽水马桶都是白瓷制成，还带有闪闪发光的金属把手。于是我在订货时要求抽水马桶的把手无论男女使用都一律采用木制品，最好涂上蜡。如果单纯使用木料，经过一定的岁月，它会逐渐发黑，它的木纹就更富有魅力，能够奇妙地使人心绪安宁。尤其是木制的小便池，里面塞满青绿的杉叶，不但看起来心情舒畅，而且小便时毫无声响，可谓十分理想。我希望自家的厕所即使不能实现上述奢望，至少也要造出自己喜爱的便器，再使用抽水方式。但是当我特别定做这样的便器时，商店却索价高昂，而且格外费时费工，我只好死了这条心。无论是照明也好，取暖也好，便器也好，引进外国的文明利器固然无可厚非，但为什么不重视我们的固有习惯和生活情趣，略加改良而适应我们的传统呢？这真是令人慨叹！

三

四方形纸罩座灯的流行，使我们重新醒悟到曾经一度被人遗忘的“纸”所具有的柔和与温情，尽管人们已认识到它比玻璃制品更适宜于日本式房屋。可是便器和暖炉还未见有那种和我们的传统协调一致的产品在出售。在暖炉方

面，我曾经尝试在大炉子里放进一个电热炉，这是最好不过了。但即使这样举手之劳的用品也没有人想过一试（虽然市面上有一种其貌不扬的电炉，但它不是用于取暖，只和普通的炭盆一样），市上出售的现成制品都是呆头呆脑的西式暖炉。也许有人会说：在衣食住的细节上讲究情趣，大做文章，是一种奢侈行为。只要能够御寒暑，胜饥饿就行，不遑论及样式之类了。事实上，不论怎样打肿脸充胖子，“降雪之日天气寒”，只要眼前有便利的器具，也就顾不上风雅不风雅，拿过来使用就是了。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是每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总是不由得这样想：如果东洋发展了完全不同于西洋的独自的科学文明，那么我们的社会情况也许会今天截然不同。假设我们有独自的物理学和化学，那么以此为技术的基础和工业，也将会具有自己别开一格的发展，无论各种日用机械、或是药品和工艺品，都会有更符合我们民族性的产品，难道不是这样吗？不，恐怕连物理学和化学的原理，也会具有不同于西洋人的见解，关于光线、电气、原子等的本质和性能，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今天我们被告知的样子。我不懂这些理论，所以只能模模糊糊地大发遐想。但是起码在实用方面的发明，如果走上了独创的道路，那么衣食住的方式固然会起变化，而影响所及，甚至连我们的政治、宗教、艺术、实业等的形态也会有广泛的变化。不仅这样，恐怕东洋自己还会开辟自己的天地，这是不难想象的。就以我们身边的小事为例，过去我在《文艺春秋》杂志社工作，曾用自来水笔和毛笔作过写字的比较。如果按照古代

日本人或中国人的设想去写字，笔尖先往下，那么就必定要使用毛笔。而且墨水也不能用蓝色，而要用近乎墨汁的液体，使它从笔管向狼毫渗出。毛笔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这样一来，纸张也不好使用西洋纸之类，即使大量生产也要制造出类似日本纸的质地，或者是改良型的草纸。如果纸张、墨汁和毛笔能够这样发展，恐怕自来水笔和墨水就不会象今天这样时兴了，于是主张罗马字拼音之类的论调也就会无人问津，人们对汉字和假名字母的喜爱也许会更为强烈。不，不仅这样，甚至连我们的思想的文学大概也不至于象今天这样模仿西洋，而是向独创的新天地突飞猛进。如果这样考虑，那么微不足道的文房用具，其影响所及也将会大得茫无际涯。

四

以上的想法只是小说家的空想。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万无反悔重新做起之理，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大放厥词，妄求不能实现之事，实属痴心妄想。我们比起西洋人不知吃了多少亏，因此，尽管痴妄，这样的事情也不妨想一想。西洋人发展顺利，而我们今天遇上了别人的优秀文明，不能不加以引进，我们走上了不同于几千年来自己走过的道路，从而引起了各种故障和不便。当然，如果我们没有上进心，因循守旧，那么恐怕今天还和五百年前一样，在物质上没有什么进展。正如在印度和中国的穷乡僻壤，人们仍

然生活在和释迦牟尼、孔老夫子的时代相差无几的环境里一样。可是，他们采取了符合自己天性的道路，虽然进展缓慢，仍然会逐渐不断进步，总有一天会发明取代今天火车、飞机、收音机之类的文明利器。这些文明利器不是搬用别人的，而是真正适合自己的东西，这样的一天并非不可能到来。直截了当地说，美国的电影和德国、法国的电影在对比和色调上便有程度上的差别。撇开演技和演员不谈，单就摄影而言，它已经在某些地方显示了民族性的差异。既然使用同样的机械、药剂和胶卷也仍然会有这样的差异，我们如果有自己本来的照相术，那将会出现多么符合我们的皮肤、容貌和气候、风土的电影啊！再拿留声机和收音机来说，如果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恐怕就会有更能表达我们的声音和音乐特色的制品了。本来我们民族自己的音乐是含蓄蕴藉、长吟远慕的，是以表达情绪为主的。因此灌制成唱片或者用扩音器引吭高歌，就会失去大部的魅力。在说话艺术方面，我们也是低声细语、简单概括，最重要的是要有“停顿”。但是使用机器之后，这些“停顿”便完全被堵塞了。结果我们只好歪曲自己本来的艺术，以迎合和迁就机器。至于西洋人，这些机器本来就是在他们之间发展起来的，所以当然有利于他们的艺术。从这点来看，可以认为我们确实吃过不少亏。

五

听说纸是中国人发明的。对于西洋纸我们除了当作实

用品以外就不会有什么好感。可是当我们看到中国纸或日本纸的纹理，就会感到温暖，心情会变得平静。同样是白色，西洋纸的白色和日本白桑纸（奉书）以及中国宣纸的白色就不一样。西洋纸的表面滑溜反光，但日本白桑纸和中国宣纸的表面象初雪一样柔和，松松软软把光线吸收进去。它们的手感柔软，折叠起来没有响声，就象抚摩树叶一样，悄无声息。当我们看到闪闪发光的東西时，心情总是不平和的。西洋人在食具方面也喜欢用银、钢铁、镍等的制品，磨得锃亮，但我们却不喜欢那样闪闪发亮的东西。我们虽然也有用银制的茶壶、茶杯、酒壶等，但不会磨得锃亮。相反地，我们喜欢的是表面的光泽已消失，因年久日深而熏得发黑的器皿。有些不谙此中情趣的女佣，把那些好容易才氧化发黑的银器磨亮，反而挨了主人一顿臭骂，这样的事例不论在哪个家庭都时有所闻。近来，中国菜肴的器皿一般都使用锡制品，大概就是因为它古色古香，所以受到中国人的宠爱吧。在现在这个新时代，中国人使用锡之类不给人很大好感的器皿，若不制成古色古香典雅的样式，就不会受顾客欢迎。何况它们的表面还刻有诗句，随着年深月久而发黑，就更加象古董了。总之，到了中国人手里，本来是薄薄的闪闪发亮的锡之类的轻金属，也会变成朱砂似的深沉而有分量的东西。中国人还喜欢名叫玉的石头。这些玉有一种奇妙的淡淡的混浊色调，凝聚着好几百年的古老气氛，在它的深处蕴藉着模糊而迟钝的光芒。难道不是只有我们东洋人才对这样的石头感兴趣吗？这样的石头既没有红宝石或

翡翠绿的艳色，也没有钻石的光辉，它究竟有什么地方值得可爱？这点连我们自己也不甚了了。可是每当看到它那模糊混浊的质地，我就觉得它的确象中国的玉石，不由想到在它那敦厚混浊之中堆积着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的余泽，从而可以理解中国人嗜好这样的色泽和质料并非不可思议的。又如水晶之类，近来大量从智利进口，但是比起日本的水晶，前者显得过分透明。过去日本甲州出产的水晶，在透明中带有晕色，掂起来很有分量，还有所谓入草水晶，在它里面混入了不透明的固体物质，这才是我们所喜爱的。甚至玻璃也一样，中国人制作的所谓乾隆玻璃，难道不是更象玉或玛瑙而不象玻璃吗？玻璃的制造术早已传入东洋，但它没有象西洋那样发展，倒是陶器的制作有很大进步，这无疑和我们的民族性有关。虽然我们并非一概排斥闪闪发光的东西，但我们喜爱深沉暗淡的东西，而不是浅薄鲜明的东西。不论是天然玉石还是人造器皿，它们都应带有混沌的光泽，一定要使人联想到历史的情趣。我们经常听到“历史情趣”这种说法，其实它指的是手垢的光泽。在中国有“手泽”的说法，在日本有“惯熟”的说法，它们的意思大概就是说经过长年累月人手的触摸，在同一个地方反复抚摩，油垢汗脂便自然而然地渗透进去，终于形成的一种光泽。换言之，它就是手垢。这么看来，“风雅就是寒冷”，同时“风雅就是污浊”，这样的警句也就可以成立了。总而言之，我们所喜爱的“雅致”当中包含了一些不洁的、非卫生的成分，这是不容否定的。西洋人对污垢深恶痛绝，要斩草除根，相反地东洋人却

视若珍宝，要原封不动地加以美化。如果说死不服输，这也算一条吧。因此，我们喜爱沾染了人类污垢和油烟、风雨之类的东西，甚至喜爱能引起这种联想的颜色和光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或者置身在这样的器物环境中，我们便会奇妙地心安理得，神经也会安宁。因此我常常想，日本的医院既然和日本人打交道，那么它的墙壁、手术服和医疗器械等等的颜色，就不应该是闪闪发光和洁白的，而应该暗淡一些，柔和一些。如果它的墙壁表面是粗糙的日本式“砂壁”，让病人躺在日本式房间的草席上接受治疗，那么肯定将有助于使病人镇静下来。我们之所以害怕到牙科医生那里去，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它那里吱吱咯咯的响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那里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和金属器械太多，令人望而生畏的缘故。在我神经衰弱最严重的时候，曾向一位刚从美国归来的自夸拥有最新式设备的牙科医生求救，反而觉得毛骨悚然。我倒宁愿去找一个在乡村小镇上把手术室设在旧式日本房子里的似乎落后于时代的牙科医生。话虽这么说，但如果使用陈旧的锈色斑斑的医疗器械，那也不好。不过，如果近代医术是在日本发展起来的话，恐怕医治病人的那些设备和器械便会被设计得和日本房间协调一致了。这也是我们移植西洋的物品因而吃亏的一个例子。

六

京都有一家著名的饭馆名叫《童子》，长期以来在客房

里不点电灯，而是使用古色古香的烛台，因而远近闻名。今年春天，我又到那里去，发现它不知什么时候已改用方形纸罩座灯式的电灯了。我问他们什么时候改成这个样子，回答是从去年开始改变的。因为许多顾客都说蜡烛的光线太暗，不得已只好改成现在这样。但对于那些认为还是过去好的顾客，就给他点上蜡烛。我是为特意享受过去的乐趣而来的，所以让它换上蜡烛。这时我产生了一个感想：日本漆器的美只有置于这种朦朦胧胧的昏暗之中，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童子》饭馆的房间都是约六平方公尺的小巧玲珑的茶室，柱子和天花板都是暗淡的光泽，所以就算使用方形纸罩座灯也当然显得昏暗。但是如果改用更加昏暗的烛台，当你注视着烛光摇曳的阴影中的漆盘和漆碗，就会发现这些漆器所具有的沼泽般深沉敦厚的光泽会发出一股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魅力。于是你就会懂得我们的祖先之所以找到油漆这种涂料，并对涂上油漆的器皿的色泽爱不释手，是绝非偶然的。据我的朋友萨巴尔瓦尔君说，现在印度人仍然对陶制食具不屑一顾，许多人都使用漆器。但我们恰恰相反，如果不是举行茶道或其他仪式，就几乎全部使用陶器，只有盘子和汤碗除外。至于漆器则被人视作俗不堪耐和毫无雅趣，其原因之一难道不是采光和照明设备带来的“明亮”而使漆器受到摒弃的吗？其实可以说，漆器的美如果不以“昏暗”作为条件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时至今天，甚至制造出了白漆之类的东西，但自古以来漆器的颜色都是黑色、褐色和红色，是好几重“昏暗”堆积而成的颜色，它使